

悦读书吧

用真情感怀人间

——读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

□ 甘武进

“所幸青山和流水仍在，河柳与青杨仍在，明月也仍在，我的目光和心灵都有可栖息的地方，我的笔也有最动情的触点。”作为小说家的迟子建，在散文创作上同样硕果累累，字里行间富有深情，又不失力量，温暖人心。翻开《我的世界下雪了》这本书，我们感同身受：她以文字抚平伤痛，她用真情感怀人间。

该书是迟子建的散文自选集，是她的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是极地的生活，也是世界的文学。该书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包括《年画与蟋蟀》《暮色中的炊烟》《会唱歌的炉火》《北方的盐》《露天电影》等，其中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逸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故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

时光匆匆。在匆忙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各色的人和事，但最终总会成为两条平行线。迟子建说，十年以前，她家还有个美丽的庭院，家还是完整的家庭。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后的晚

霞还是滴血的晚霞，只是生活中已物是人非。她的祖父去世了，父亲去世了，她也离开了故乡。然而，那些曾有过的朴实而温暖的日子让她铭记于心：她会在案头放着一碟樱桃或一盘草莓，阳光透过窗户照耀着樱桃和草莓，也照亮了她曾有过的鲜活的日子。

迟子建说：火炉是会唱歌的。“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一到寒假，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拉柴火。”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司空见惯，父亲让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让冬日的苍茫和壮美注入她幼小的心田，滋润着她。每当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啪地燃烧，都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这样的文字温暖有力，字字抵心，带来向上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

她笔下的乡村，带给人一种真实的温情和朴素的暖意。“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啊。’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露天电影是一代人的记忆。迟子建说：“人

们来看电影时，往往还拿着根黄瓜或者是水萝卜当水果吃。当然，人群聚集的地方，也等于是为蚊子设了一道盛宴，所以看电影归来的人的脸被蚊子叮咬了的占多数。人们在散场归家途中，往往会一边议论着电影，一边漫骂着蚊子。”

对于乡村的人们来说，农具、农事、农作物是生活的日常，也是最美的人间烟火。不管走多远，那儿才是她真正的家。“我忘不了农具木把儿上的那些圆圆的节子，那一双双眼睛曾量过一个小女孩如何在锄草的间隙捉土豆花上的蝴蝶……”农具上的眼睛，为她历经岁月沧桑渐露疲惫、忧郁之色时，注入一缕缕温和、平静的光芒。她看到孩子溜土豆的情景：虽然他们面前的土地是那么暗淡……可他们因为劳动，而成为她眼前那巨幅画卷中最生动最永恒的一部分。

迟子建的文字，把平常的日子写得有诗意，有温情，哪怕遭到变故，她都能平心静气与岁月和解，和生活谈笑风生。我们无须抱怨了，多些慈悲、宽容和爱吧，雪花过后，绿意将绕上枝头，绕上大家的心头。

讲好黄河生态故事 书写榆林绿色传奇

□ 赵晓亮 王妍

有这样一双手：满是老茧，如淬过火的铁一样板硬；骨关节变形，像树瘤一样暴突……这就是榆林米脂常秀英老人的一双改天换地的手。一生奋战在陕北高原的她，两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1958年，17岁的常秀英嫁到了米脂县高西沟。新婚第三天，她就跟着全村人上了山，干活的狠劲让男人们也大吃了一惊。修梯田，打淤地坝，种树种草，一干就是一辈子。长年累月的超强度劳动，硬生生把她的两条腿压弯。

那年，村党支部书记高祖玉下了“死命令”：20天挖成一条水渠！常秀英带领着妇女突击队，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在冰冷的泥水里干活，谁都知道这对身体不好，甚至留下一辈子病根。但是，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再难也得下水。她说：“别人可以不下，作为党员，我必须得下。”

一代代像常秀英一样的高西沟人，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一棵树一棵树地栽，一担水一桶水地浇，使昔日“山上光秃秃，沟里乱石头”的高西沟变成了青山叠翠、瓜果飘香的“绿色明珠”，走上了乡村美、产业旺、村民富的生态致富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赞扬道：“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榆林市位于黄河中游，在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生态治理，不仅要“治土”，更要“治沙”。

距高西沟280公里的定边县，位于陕西北部，“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人们曾经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石光银就出生在这里，从小被风沙撵着走，他立志要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1984年，石光银毅然放弃农场场长的“铁饭碗”，签了3000亩治沙合同。他不会想到，自己成了全国联产承包治沙的先行者；更不会想到，30多年后，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握着粗糙的手，深深感叹：“这几十年你们太不容易了！”

是啊，为了治沙，他数次搬家、负债累累。在极度困难时，他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趁妻子下地劳动，把自家84只羊、1头骡子悄悄赶走。妻子、女儿哭喊着苦苦哀求：“这可是咱全家的命根子啊！”他咬紧牙关，头也不回地把牲口赶到集市……朋友都说他“疯”了，乡亲们笑他是“石灰锤”。但是，石光银认准的事，就要一锤砸个坑。

2008年植树节，他唯一的儿子在拉树苗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成为他一

生最大的伤痛。但一次次的打击和磨难都没有动摇石光银治沙的决心：“儿子没了，我还有孙子，我要让孙子继续治沙造林。”

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过程中，380万榆林人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矢志不渝、开拓创新”的榆林治沙精神，先后涌现出李守林、女子民兵治沙连、牛玉琴等一批治沙英雄。如今，黄土高原的天蓝了、山绿了、水清了，榆林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了治理，筑起了1500公里的“绿色长城”，“毛乌素沙漠即将在陕西版图消失”，使陕西成为全国第一个完全“拴牢”流沙的省份。

一代代榆林人用“南治土，北治沙”的生态治理实践，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作出了榆林贡献，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作者单位：赵晓亮，榆林市地方志编纂研究室；王妍，榆林传媒中心）



似水流年

盼年的滋味

□ 王国梁

我经常怀念儿时的年，年味浓郁，幸福感强烈。如今想来，其实最难忘的滋味是盼年。白岩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年也是一样，过年无非也就是那样，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而临近过年时，我们沉浸在盼望中，那种急切和期待的心理，焦灼又神往的滋味，真的是令人难忘！

腊八刚过，我就追着母亲问：“妈，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母亲正蒸着年糕，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一边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现在就开始过年了，以后天天都有好吃的了。”

接下来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过年的美食。蒸完年糕，还要蒸馒头、磨豆腐、杀年猪、灌香肠……家里几乎天天飘着香味，馋得我口水直流。平日里母亲过得节俭，餐桌上一直都是滋味寡淡的。可想而知，这些过年的美食对我的诱惑力该有多大，我每日都陶醉在饕餮美食的想象中。只是美食都是为过

年准备的，所以即使早早准备好，也不能随便吃。母亲总是把做好的美食归置妥当，然后给我一小块豆腐、一小块肉骨头或者一小截香肠，让我先尝尝。因为年的缘故，我得到了格外的犒赏，吃到了第一口美味。

有了之前的口水做铺垫，那些年糕、香肠、煮肉的味道美得无法形容。一小块肉到了嘴里，香味顿时弥漫开来，味蕾被一种久违的刺激惊醒，即刻兴奋起来。可惜只吃了几口，便吃完了。母亲扭过身去，我追着喊：“妈，再让我吃点吧，这点肉还不够塞牙缝呢！”母亲嗔道：“不能吃了，过年再吃！”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不过年过节的，哪里来的美味供你大快朵颐？于是，我盼年的急切之情瞬间升腾起来。我无奈地掰着手指算着，想象着过年时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口水又一次汪洋起来。

父亲要去赶年集了，我追在他的身后说：“爸，咱们今年多买点鞭炮吧！我要一挂小鞭炮，大年初一早上我要自己

放！”父亲笑眯眯地说：“好！”要过年了，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格外好。鞭炮买回来了，红红的一堆，我兴奋起来，冲过去对父亲说：“我先放一个，试试鞭炮响不响吧！”父亲说：“鞭炮哪有不响的，等过年的时候再放吧！”在父亲看来，还没到过年就放鞭炮实在是一种浪费。我只好听着村里的鞭炮稀稀落落地响起，期盼着新年赶快到来，我要把鞭炮放得震天响！

年就要到了，祖父和祖母在冬日的阳光下打着盹，絮絮地说着什么。听他们说到“压岁钱”三个字，我的耳朵立即警觉起来。祖母说：“家里六个儿孙，老二一家人也得回来过年，再加上那俩闺女，一共八个人，要包八个红包呢……”以往过年我们给两位老人拜年，祖父都要给我们压岁钱，几乎成了一个仪式。我期待着大年初一早上，那个庄严的时刻来临……

很多个晚上，我都梦见过年了，吃美食，穿新衣，放鞭炮……梦中的我，经常笑出声来。就这样，在我焦急的盼望中，年姗姗来临……

往事如烟

放在高处的药匣子

□ 赵自力

小时候，有一次出于好奇，我拿起抽屉里的红色药片，当作糖丸塞进嘴巴里。

庆幸这只是普通的感冒药，也没吃多少，我在家昏睡了一天后才慢慢醒来。虽然有惊无险，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却把父亲吓得

不轻。不久，父亲就请木匠师傅专门打了药匣子。药匣子做好后，全家人的常用药都放在里面。父亲还买来碘伏和红药水之类的东西，因为他总担心我们会不小心磕破了皮。药匣子被父亲放在衣柜顶上，我们小孩子就是站在凳子上也够不着。自从那次我误把药片当糖丸后，父亲就再也不让我们小孩子接触药品了。

有了药匣子后，谁有需要，父亲就踮起脚，小心地拿下来，翻出所需的药品后，又马上将药匣子放回原处。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脚崴了，父亲让我坐在椅子上。他从衣柜上取下药匣子，然后从药匣子里拿出红花油，抹在手里一点点为我推拿，几天后我的脚就消肿了。奶奶患眼疾时，总是父亲为她滴眼药水。父亲将手洗干净，晾干后打开眼药瓶，小心地将药水滴在奶奶的眼睛里，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的神情特别专注，好像每滴一滴都要屏住呼吸。以至现在我给自己滴眼药水时，也总能想起父亲给奶奶滴眼药水时的画面。

有一年夏天我背上长疮，又痒又痛。父亲带我看完医生后，拿回一瓶膏药，要我天天坚持抹。那膏药有股药香，父亲担心我抹在脸上当霜擦了，就放进药匣子里。每天早饭后，我光着膀子趴在父亲腿上，父亲一手拿着膏药瓶，一手用干净的鸡毛蘸膏药细心地帮我涂抹着。鸡毛在背上轻轻地刮来刮去，痒得我“咯咯”地大笑起来，但却很舒服。背上的疮好了后，我还一直央求父亲再抹些膏药，以防又长疮了。父亲不知道，我是想他用鸡毛为我挠痒痒呢。

我们长大后，药匣子一直放在老地方，父亲说习惯了。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常常带孩子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玩。老家蚊子多，父母最见不得孩子被蚊子叮咬，常常跟在孩子后面，一个拿扇，一个拿药。父亲为孩子涂药时，一边低着头，一边问孩子痒不痒。用完药，父亲就将药品放进药匣子，又放回原处。那药品说明书上的一句话，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就是“请将药品放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我们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父亲却一直在做。

父亲的药匣子，一直放在高处没变过。那小小的匣子里，装满了温暖的回忆，也装着父亲不变的爱。

赶年集

□ 张晓峰

进入腊月，赶年集的人猛然多了起来。原来镇上逢双日子才有集，现在天天有集。天不明，小商小贩们就来抢占有利地形了。停好车，往冻得发麻的手上吹两口气，就开始搭棚子、摆摊子。等收拾停当，这才生起一堆火，边烤边向同行抱怨生意不好做，钱不好挣，开春就出去打工了。年年都这样说，年年都还在干着。做生意人的话，只可信一半。

吃过早饭，赶年集的乡亲才慢慢来。赶年集是不慌慌的，天不黑都不会下集。不像平常，上午下晌就没人了。年轻人开着新买的车，半是赶集，半是显摆，见人就鸣喇叭。下了车，在集上转一圈，丢下一句“不上档次”，就一路鸣着喇叭又去县城了。真正来赶年集的是中老年人，有骑着三轮车的，或者干脆步行的，有的胳膊窝里夹个编织袋，几个人边走边说话。在外打工的说在外的见闻，在家种地的说村里的变故。对面来了个人，只要认识，就停下来让支烟，不接着点上，就不让走。

到了集上，也不急着买东西。本来在家吃了早饭，可见着卖羊汤的就走不动了，来碗羊汤，泡着烧饼，喝得身上热乎乎了再慢慢逛集。从东头踱到西头，边走边问价，回过头来再挑着合适的买。头几天，先买干菜，好放；青菜也得买几样，年年过了二十六都涨价。肉和鱼最后再买，到最后便宜了也不好说。女人们总爱买几件衣服，这件嫌土气，那件显洋气，好不容易遇到合适的，价钱又高得吓人。总要跑几个衣裳摊，试穿个七八次，才最终搞定。自己衣着光鲜了，掌柜的还是土眉土眼的，就叫他也来试衣服。男人向来在穿着上不讲究，总要吃喝几次，才不耐烦地来试穿。不管哪一件都说“中”，试过两次，说啥也不试了，不买也不试了。女人连骂带哄的，才算是又试穿一次，中不中都得中了。

小孩子不讲吃穿，只留心玩具。家里玩具一大堆，都是玩了两天就不玩了。大人不是心疼钱，只是觉得买个玩具玩两天就不玩了有点可惜，浪费了。小孩子不管这些，拿着玩具不松手，你夺他就哭；你走，他就抱着你的大腿撒泼。这时候，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谁都得乖乖掏腰包。小孩子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拿到玩具，马上破涕为笑，乐不可支了。

年集不同于平常的集，除了人多，还有很多卖春联和鞭炮的。有几个老教师现场挥毫，生意比别的人红火许多。各种煎炸烹炒的香味里，多了一种墨香，让浮躁的人心里多了几许平和。卖鞭炮的人不时点燃一挂，清脆的爆竹声提醒着人们——新年来了。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geji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